



白日薄西山

大汉帝国的衰亡

徐兴无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A stylized silhouette of a mountain range with jagged peaks, rendered in dark grey and black, spanning the width of the page.

白日薄西山

大汉帝国的衰亡

徐兴无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书 名 白日薄西山——大汉帝国的衰亡
编 著 者 徐兴无 著
责任编辑 李 湛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南京五四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625 插页 2
印 数 1—10130 册
字 数 236 千字
版 次 199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642—7/K·236
定 价 13.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中华帝国兴衰系列

本系列从翔实的历史材料出发，以雄浑的构思记录了中国历史上几个大的封建王朝兴衰的历史过程。在洞察世态人情毫末的基础上，探索了这些昔日王朝兴衰错综复杂的原因，散发着智慧的炽热光焰。

新颖的表现手法是本系列的一个重要尝试。它试图在史学家和小说家之间找到一条新路：吸取历史学的观点和成果，避免枯燥繁冗的叙述方式；借鉴文学的叙述神采，但没有虚构情节。从而赋予历史以活力，在历史的花岗岩中融入道德的激情和审美的诗意，有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度和风范。在这里，历史已不仅仅意味着过去，它处于人类的理性思考、道德评判和审美观照的光亮之中。

装帧设计：吴赵锋

中华帝国兴衰系列

- 白日薄西山——大汉帝国的衰亡 定价：13.00 元
日落九世纪——大唐帝国的衰亡 定价：14.00 元
月沉西子湖——大宋帝国的衰亡 定价：12.50 元

大汉帝国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帝国，她和在她之前的试验性的秦帝国一起，开创并发展了一种崭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是中华本土文化孕育出来的第一个强盛的时代。然而自东汉和帝以后，君主幼弱、外戚专政、宦官擅权、党锢事件、士族崛起、庄园经济、宗教运动、流民暴动、边将叛变、军阀割据等现象比肩接踵。至桓、灵以后，这些矛盾集中爆发。本书截取了灵帝、献帝两朝五十二年的时间段，全景式地展示了这个帝国走向灭亡的过程，并由此揭示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些根本矛盾。读者不难发现，此后中国历史上任何帝国的灭亡，都以不同的形式重蹈大汉帝国的覆辙。因为这个帝国不仅赋予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姓名，而且铸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个性。

目 录

白日薄西山 —— 大汉帝国的衰亡

第一章 孝灵皇帝…………… (1)

享国最久的帝国——占星术的失误——退化的遗传——孤儿、诸侯、天子——三驾马车——士大夫和宦官——宇宙的启示——北宫政变

第二章 大放逐…………… (29)

不在大赦令中的名单——被出卖的将军——御座上的青蛇——学潮——党人、党狱——隐士的沉沦——李校尉——千里大逃亡——坚强的母亲——黑暗中的对话

第三章 风雨如晦…………… (61)

胡太傅、难得糊涂——死谏——段将军——大长秋——断弦——学术危机——鲤鱼腹中书——卖官鬻爵——变态的法官——屠夫的女儿——焦尾琴

第四章 太平道 (92)

难民的幻觉——帝国政治流弊——神秘的预言——天公将军——北部战场——南部战场——豪杰纷起——未遂的刺杀——忧患

第五章 烽火狼烟 (117)

遗著——凉州危机——长安、洛阳，帝国盛衰的秘密——匈奴、西罗马帝国——羌族史话——民族观念——讨伐、怀柔、无休无止——鹰犬成了豺狼——地方独立运动

第六章 北邙山 (158)

阴险的卜师——新式军队——阅兵式——大行皇帝——大将军、上军校尉——引狼入室——第二次北官政变——黑夜暗流——天子别姬

第七章 东京西京 (182)

东京大屠杀——关东联军——天子西迁——袁氏兄弟、曹操——西蜀割据——五斗米道——荆州割据——辽东割据——江东英雄——冀、幽争夺战——刺杀董卓

第八章 蒿里行 (216)

南行的诗人——关中之乱——青州黄巾——新经济政策——长安特使——孙策据有江东——后院起火——追捕天子——迎立天子——法治、任人唯才——狗拿耗子——丧曲

第九章 日蚀苍黄…………… (255)

徐州之战——曹操夺了关羽的心上人——
喝不到蜂蜜的袁术——逐鹿中原——第二战场
——煮酒论英雄——官渡之战——大学者的怪
梦——宗教乌托邦——攻克邺城——东临碣石
有遗篇——三顾茅庐——丞相制度——赤壁之
战——平定凉州——天下三分——天子与史学
家——不知命在何处——张天师——文姬归汉
——艺妓皇后——新天子的体会

遗响…………… (297)

以后的历史轨迹——一千七百年前的墓穴诅
咒

附录一：东汉帝系…………… (299)

附录二：东汉末年形势图…………… (300)

后记…………… (301)

第一章 孝灵皇帝

行行重行行，白日薄西山

——汉末民谣

冬天，是死亡的季节，夕阳透着惨白，沉沦于西山。

孝桓皇帝永康元年(167)的冬天，是本朝世祖光武皇帝中兴以来的第一百四十三個冬天，大统延嗣了十一位君主。倘若上溯到高皇帝开辟大汉基业的那一年，这便是第三百七十个冬天了，大统之中，也得再加上十三位君主。

对于一个帝国来说，单凭这样的年龄，就足以在历史学家的笔下赢得美好的声誉。这不仅对于在本朝之前只有十五年的秦帝国而言，就是对于直至公元一千九百一十一年的中华帝国历朝历代而言，本朝也是享国最久的帝国。事实上，在史学家的心目中，能和本朝共享最高荣誉的帝国，仅仅是七世纪到十世纪的大唐帝国而已。本朝的国号“汉”，成了所有中国人的代称。

白日薄西山——大汉帝国的衰亡

当然，久盛必衰，是中国哲学中丝毫不用证明的道理。先哲云：“天地尚不能久，何况人乎？”（《老子》）因而本朝的灭亡也在所难免。可是，对于每一个处在本朝现实生活中的人来说，这么大的帝国的衰亡，并非是一件人人都能承受得起的事实。

二百多年前，占星家们就预言本朝的灭亡了，而且在一百六十年前，孝成皇后的娘家侄子、大将军王莽，一度用和平的方式实现了预言，建立起一个叫做“新”的朝代。然而，人们似乎还是期望做大汉的臣民，于是，王莽的帝国几乎同秦帝国一样的短命。本朝在世祖光武皇帝的手中得以光复。今天，人们谈起世祖光武皇帝带兵收复长安时的情景，仍是绘声绘色，仿佛目睹亲历：

世祖光武皇帝和他的部下们穿戴整齐，大冠、宽衣、博带，朴素中显出无与伦比的高贵与庄重。那些年迈的前朝官吏们恭候在道边，流着眼泪庆贺道：“没想到今天又见到汉官威仪！”

时至今日，占星家们似乎不再公布耸人听闻的政治预言了，因此，永康元年的冬天，就被他们粗心地放过。可是，一切关心本朝命运的官吏和人民，都感受到了异样的寒冷。事实上，后代的历史学家们正是把这个冬天，当成了我们大汉帝国的最后一个季节，当作本朝寿终正寝倒计时的开始。

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八丁丑日，本朝帝都洛阳城中那座最大的宫殿，笼罩在不祥的氛围之中。不久，京城的吏民都被告知：天子崩于德阳殿。

有一个事实，是让任何朝代的吏民们都难以接受的，那就是天子年仅三十六岁。不过，对于本朝的吏民来说，已经不以为怪了。本朝列祖列宗皆不永年：世祖光武皇帝年六十二，孝明皇帝年四十八，孝章皇帝年三十三，孝和皇帝年二十，殇帝年仅二岁，孝安皇帝年三十二，孝顺皇帝年三十，冲帝年仅三岁，质帝年仅九岁。此乃天命，非人力所能为也。

按照惯例，臣下们必须用道德的标准评价这位刚刚宾天的天子，为他上一个谥号。天子太年轻了。他十五岁登基，可直到他三十岁时，才从不可一世的大将军梁冀手中收回大政。然而，由他作主的六年，同样使人失望。

对此，天子生前不是没有自知之明。在他三十一岁那一年，有一天，为了不使臣下惊慌失措，他故意作出放松的姿态问侍中爰延：“依卿看来，朕是什么样的君主？”

爰延答道：“和我们大汉的列祖列宗相比，陛下算是位中等的君主。”

爰延的意思是说：像陛下这样的君主，自己不可能有所作为。如果被贤臣辅佐，天下就会大治；如果被小人包围，天下就会大乱。这个评价直切而不落阿谀之嫌，可更多的还是对天子的期望。天子是个聪明的年轻人，因此，他升迁了爰延的官职。

即使充当一位中等的君主，他好像还是显得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的精力更多地耗费在历代被指责为下等君主的帝王们常常关注的那些项目上了。史书记载他唯一过人的才赋是“好音乐，善琴笙”。他还被描写成一个爱好声色享乐的君主，甚至还是个有异端思想的皇帝，他是第一位在宫廷中为佛教的释迦牟尼，以及道家的祖师老子设立祭坛的君主。这一点，不仅违背了本朝以儒家学说为政教大纲的原则，而且，这两种信仰所规定的清心寡欲的教条，还被他的臣下们信手拈来，作为指责他好色的矛头，令他陷入尴尬的境地。事实上，他的短寿也正在于他的信仰没有能够战胜他的欲望。

臣下们最终还是选择了一个“桓”字作为他的谥号，这是个不坏的称呼。按谥法：“辟土服远谓之桓”。这大概是因为：近年来惟一值得提起的政绩是：本朝在与周边民族，特别是与西北羌族的冲突中，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吧。

天子生前有很多女人，却没有子嗣。

这又是一件令人头痛，而在本朝却见怪不怪的事。本朝的列祖列宗不仅年寿不长，而且生命力不强。由嫡长子承继大统的制度，在本朝难以贯彻，孝殇皇帝以出生一百多天的婴儿承继其父孝和皇帝的大统，不满七个月就夭折崩殂，大统旁落到他的叔父孝安皇帝身上。此后的孝顺皇帝是孝安皇帝的独生子，而这条微弱的血脉又以一个年仅两岁的幼主登基，不满五个月便又崩殂的形式中断了，这便是孝冲皇帝。此时，皇室中已无储君，只得从藩王中遴选。以后的孝质皇帝以及眼下这位刚刚宾天的孝桓皇帝，都是以外藩的身分入继大统的。

未来的新帝只能产生于藩王之中，似乎，这已成了惯例；仿佛，这又是天命。一切的一切，皆非人力所能为也。

国不可一日无君，正如天不可久阴。新帝的拥立，已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按本朝的礼法，大行皇帝的葬礼，要在新帝即位后举行，此间，诸位大臣们仍循旧政，事死如生。可是，天子驾崩毕竟给人带来不安，对朝官来说，最担心的是将来的人事变更，以及朝纲的因革。本朝朋党纷争，瓜葛纠缠，一言难尽。故而此间中枢机构的诸多大臣竟托病不朝。这引起了太尉陈蕃的担忧，他给这些机构递去了一封公开信，指责道：“古人立节，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床，于义安乎？”

以太尉的资历、耿直与威望，这封信让大家感到无地自容，纷纷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同时，拥立新帝的行动已经开始。

这一年，汉河间国解渎亭侯刘宏才十二岁。如此年纪便领侯爵，并非由于他的早熟，或是在政治、道德上有什么超常的成就，而是表明：他是个失怙的少年。他的爵位袭自他的父亲——已故汉解渎亭侯刘苍。十二岁的侯王，对事情只能是朦朦胧胧的。他可能知道，刚刚驾崩的天子是自己的堂叔父，他们来自一个共同的先祖，

第一章 孝灵皇帝

即孝章皇帝之子、汉河间王刘开，但他决不可能知道，天命竟然转移到了他的身上。直到从洛阳来的马队、仪仗簇拥着一辆白盖马车来到他的府第，直到朝中侍御史、光禄大夫刘儵、中常侍曹节，拿着朝廷的符信——“节”，一起向他行大礼时，他似乎才明白了。

接着，光禄大夫向他宣读了以太后的名义发布的诏书：

大行皇帝德配天地，光照上下。不获胤嗣之祚，早弃万国。朕忧心摧伤，追览前代法：王后无适，即择贤近亲。考德叙才，莫若解渎亭侯宏，年十二，巍然有周成之质。春秋之义，为人后者为之子，其以宏为大行皇帝嗣。使光禄大夫刘儵持节之国奉迎。

这支由黄门宦官、禁军虎贲、羽林组成的上千人的车驾队伍，从洛阳向东北方向的河间国封地进发，要走八百多里地，但他们来得很快，几乎与天子驾崩的讣告相接踵。当这支队伍出现在河间境内时，使得许多略上年纪的百姓，又看到了二十一年前，同样的车驾来此迎接孝桓皇帝时的情景，一如而今三尺童子尚会吟诵的歌谣：“车班班，入河间。”河间王的家族，竟然连出两位天子！这便是天命！

车驾离开得也很匆忙。天子以十二月丁丑日驾崩，而迎驾的队伍已于次年正月初三己亥日抵达洛阳，先后不到一月。

新天子的母亲姓董，河间人，史书不载其名。此时，尽管她的儿子成了人君，但她却没有被允许随子进京。当儿子登临大宝之后，她也没有得到企望中的待遇，而是仅仅被封为“慎园贵人”。就这，还是沾了亡夫的光，因为新天子即位后，按本朝尊崇孝道的准则，追尊自己的生父为“孝仁皇”，陵墓为“慎陵”。据此，她仅被承认是一位已故天子的贵妃。

这一点，以新天子当时的年龄，不会懂得个中原委；但对一个十二岁而又失去父亲的孩子来说，做了天子却必须离开他更多依赖的母亲，真让他迷惘或者难过。即使在他成年以后，可能也会认

为这是件夺情的事。当然，他也明白了真正的原因，那就是：决定自己入继大统的绝非天命，绝非自己有什么“周成之质”，而是孝桓皇帝的遗孀窦太后，以及她的势力集团。太后之所以在诸多的宗室藩王中选择了自己，绝非她的情感天平倾向于亡夫的家族，而是看中了自己当时的年龄。太后要做自己的母亲，并且希望自己永远是个孩子。

簇拥着白盖车的队伍在凛冽的寒风中抵达京城北门外的夏门亭。前城门校尉、槐里侯，现拜大将军、窦太后之父窦武，持节，率朝官恭候在此。窦武对新天子的拥戴之功，可能刘儵已在路上禀报过了：“正是大将军，在孝桓皇帝驾崩之后，立即召见了臣下，因臣下是河间人，向臣下询问了河间国诸王侯的情况，决定由陛下入继大统，并亲自进宫奏白太后。”

大将军率群臣向储君行了礼，刘宏也在光禄大夫的引导下向大将军及群臣们长揖还礼。看上去，大将军是个很有威仪和修养的中年人，令储君敬畏。随后，大将军请储君换乘。这是一驾青盖马车，“青”，是苍天的颜色，本朝的宪法上写着：“天子父天母地”。就这样，昊昊苍天笼罩着储君，从帝都的北门——夏门进入北宫。

次日，于德阳殿即皇帝位，改元“建宁”。新天子百年之后，被溢为“孝灵皇帝”，按史家的惯例，不妨即可称之为“灵帝”。

太后姓窦名妙，可这个动人的名字从未打动过她的亡夫，而且，就在半个多月前，这个名字使得她的亡夫留下的其他嫔妃们感到大势不妙，魂飞魄散。

太后的家族，是本朝最高贵的家族之一。她的先祖、世祖光武皇帝朝的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安丰侯、冀州牧、大司空窦融，是本朝的开国元勋之一。王莽之末，群雄并起，窦融作为割据河西走廊这一军事重地的豪强和军事首领，及时地交通并归附了世祖，从

而致使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倾斜。因而，世祖对他的态度一直右于其他公卿。他与世祖的联合，还基于另一个更为神圣而遥远的原因，那就是：他的七世祖窦广国，乃是孝文皇后的胞弟。他对世祖说：作为汉室的外戚，他理应辅佐皇族的事业。这一点，深得世祖的嘉许，并将《太史公书》中的《外戚世家》部分赠送给了他。因而窦氏家族也就成了本朝皇室的姻亲，除了眼下这位太后出自窦氏之外，还有孝章皇帝的皇后——章德窦皇后。真可谓识时务者为俊杰。

本朝皇后的册立，大多不出于天子的喜好和所立嫔妃的懿德，或者是纯粹生物学的因素，即被立为后的嫔妃是否给天子生下了储君。这与高皇帝开辟的前朝大不相同。高皇帝以布衣庶民，提三尺剑，马上而得天下，他和他的臣下身上流着爱吃狗肉的村夫野民的血，并且不相信王侯将相都是天生的贵种。因此高皇帝以下的列祖列宗，其皇后大多来自下级官吏或平民百姓之家，甚至是贱隶倡优。其立废皆由天意。即如这位窦太后之远祖窦广国，以及他的姐姐、孝文皇帝的太后，因为家境贫寒，姐弟俩年幼即被人分而出卖。窦广国知道姐姐已在深宫时，他自己尚且为人奴仆。姐弟相见，叙及旧事，广国说：“姐姐在客店里与我分手时，向人家乞借了澡盆，为我洗了澡。又乞讨饭食喂了我，这才离去。”话语凄凉，姐弟俩及周围的宦官、宫女皆大恸之。

大汉的恩德终于泽育出了一大批豪强士族，他们成为大汉的支柱，向上托起天子这个屋顶，向下镇制百姓这个基础。出于大汉皇室旁亲远系的世祖光武皇帝正是依靠了他们，才光复了大汉基业，当然，也就必须让他们分享到更多的大汉利益。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本朝的天子，似乎有义务从这些家庭中选择自己的正式配偶，并且借此平衡与各大士族，特别是北方与南阳两大士族群之间的关系，而不能完全依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世祖本人是始作俑者，在征战之际，立北方士族之女郭圣通为后，因而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光复后，世祖为安抚自己故乡的大士族，废郭后而册立来自

南阳的阴丽华为后，尽管她已是一个中年妇女。窦后的册立，遵循了同样的故事。

孝桓皇帝的第一个皇后梁莹，来自北方的士族，是大将军梁冀在他十五岁登基那年强加给他的，因为她是大将军的胞妹。史书上说她因为没有子嗣，不见夫君宠御，忧疾而终。这样的说法可能颠倒了因果。不过她的死，给天子铲除大将军提供了时机。事后，官僚们的建议又使他不得不册立了来自南阳士族的邓猛女为后。七年以后，她被指控无子嗣且又恃尊骄忌，贬死于冷宫。窦后作为孝桓皇帝的第三位皇后，是因为她的家族一直是大将军家族的死对头。她伴随天子尽管只有两个多年头，却从未得到丈夫的宠爱，因而也无子嗣。孝桓皇帝的情感或是欲望，全部倾注在一个叫田圣的妃子以及其他嫔妃的身上，留给她的仅仅是尊贵的权势，当然也是报复的利剑。像一切因性爱生活的不正常而变得异常狠毒的女人一样，她甚至在亡夫刚刚入敛之时，就令人诛杀了田圣，并且扬言要杀死所有的嫔妃。倘若没有几个大宦官的苦苦求情，她的亡夫将会携带更多的心上人去极乐世界生活。

面对这样的一位新的母亲并且是尊贵的母后，年少的天子更多地感到敬畏，大概成年以后的天子，还会把这种敬畏变成后怕和胆寒。

登基典礼只是担任天子这一尊爵的第一道手续，灵帝在大臣们的安排下，又办完了其他的手续：二月十三辛酉日，葬孝桓皇帝于宣陵。二十二庚午日，拜谒高皇帝庙。二十三辛未日，拜谒世祖庙。在接受了本朝的传统教育之后，施民以恩惠，宣布大赦天下，赐民爵位及帛物。闰三月十五甲午日，追尊自己的祖父为孝元皇，祖母夏氏为孝元皇后；追尊生父为孝仁皇，封生母董氏为慎园贵人。如此，便将自家的宗法谱系与国家的大统合而为一。这些，只有天子感到游戏般的新鲜，大臣及士民们皆知是惯例。不过，新天子的